

目摇摇录

书摇摇信（愿封）

致巴金	（猿）
致沙汀	（苑）
致艾芜	（远）
致方敬	（猿）
致杨吉甫	（缘）
致徐寿瑶	（缘）
致马识途	（苑）
致向云鹄	（缘）
致吴天墀	（苑）
致范用	（猿）
致宗禹	（猿）
致郭铁	（缘）
致乐水如	（猿）
致杨慧中	（猿）
致彭海	（猿）
致曾烈铭	（猿）

致周立波	(员园)
致曾扬清	(员园)
致于武	(员园)
致王觉	(员园)
致蔡恒茂	(员园)
致王季思	(员园)
致宋侃夫	(员园)
致郑择魁	(员园)
致王震	(员园)
致耿飏、朱穆之	(员园)
致《长征》编辑部	(员园)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同志	(员园)

家信 (愿封)

致母亲	(员园)
致母亲	(员园)
致决鸣	(员园)
致决鸣	(员园)
致三雅、京姐、辛卯	(员园)
致决鸣	(员园)
致决鸣	(员园)
致决鸣	(员园)
致决鸣	(员园)

目 录

致决鸣、三雅、京姐	(页码)
致决鸣、三雅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辛卯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辛卯	(页码)
致凯歌、辛卯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三雅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三雅、京姐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页码)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京姐、辛卯、亚平	(致京)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京姐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致决鸣	(致决)

目 录

致决鸣	(園園)
致决鸣	(園園)
致决鸣	(園園)
致决鸣	(園園)
致决鸣	(園園)
致决鸣	(園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小早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小早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小早	(猿園)
致小多	(猿園)
致决鸣	(猿園)

致决鸣	(猿园)
致决鸣	(猿园)
致海若	(猿圆)
致决鸣	(猿圆)
致玲玲	(猿圆)
致决鸣	(猿圆)
致决鸣	(猿圆)
致决鸣	(猿圆)

日记 (猿篇)

陪同苏联作家文艺参观团去沪杭日记	
摇摇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	(猿猿)
访问捷克、东德、苏联日记	
摇摇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二十四日	(猿愿)
陪苏联作家去中南访问日记	
摇摇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猿愿)
赴苏参加托尔斯泰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日记	
摇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猿愿)
住北京医院割治颈痛日记	
摇摇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二日	(源圆)
重返平山县张胡庄日记	
摇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源猿)

目摇录

日记二则

摇摇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一日 (源源)

摇摇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 (源源)

信摇摇书

摇摇收入作者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写给友好人士的书信
愿封，其中绝大部分是从未发表过的手稿，现在由河北人
民出版社首次汇集出版。

致摇巴摇金

芾甘兄：

有一点小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有时还有人向我要《预言》看。因此，我最近抽空把它改编了一下。主要是删去了那些有悲观色彩的东西。我一共删去了十四首，还留下了二十首。按原来的版式计算，一共还有五十四面（不包括目录）。这实在是一个很薄的小册子。现在想和你商量一下，是否文化生活出版社还愿意重印它？如愿意重印，请通知我，即当寄上。如果你觉得无重印的必要，或者估计无销路，书店有顾虑，都望不客气地告诉我。重印这个小册子，实在也近于翻古董了。改编的动机实在起于有人向我要，而现在书摊上找不到。另外，我抗战以前写的东西全部不足存，这二十首诗或者勉强可以留作一点纪念，这也是一个促成我改编它的想法。

再谈。

你和蕴珍女士都好！

回信仍寄马列学院。

其摇芳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蒂甘兄：

昨夜花了一晚上工夫，算是把《还乡记》抄补好了，另卷挂号寄上。收到后盼给我一回信。出的迟早倒没有什么，但望妥为保存。因为其中《我们的城堡》一篇懒得抄写，就将仅存的一份贴上，若再万一有遗失，则以后恐很难找得了。另一本诗集，文集，当陆续抄编寄上。但那两本需要抄的工夫更多，恐还要拖些时间耳。出版时间若大致可定，亦望顺便告诉我一下。《刻意集》不知以后还有重印的机会否？若有，请你代为将我再版序中最后一段整个删去。记得那段引鲁迅先生“不悔少作”之语为慰解，现在想来颇不应该，因为鲁迅先生那些少作是可以不悔的，而我的少作却实在太差了，不应自己辩解。前曾托健吾兄转你一短信及座谈记录一份，不知收到没有？专此，即祝

你和陈小姐都好！

问候靳以。

季摇方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巴金同志：

读到你在《文汇报》的文章，很高兴，你重又拿起笔来了！

你文章中说在译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这个消息也特别使我高兴，过去你译的一部分《家庭的戏剧》，我觉得好极了！恨不得早日读到全书。我没有买到英译本。不懂俄文，我也买了一部赫尔岑的全集，可以说就是为了《往事与回忆》。我如能活到七十几岁，准备学俄文，当然，如能早日读到你的译本，我就用不着为读此书而学俄文了。不过为了读普希金的原著的诗，恐怕还是得学俄文。

我一九七二年从干校回北京，因患脑血管硬化病，不能再做研究工作，甚至长篇小说都怕读，结果为了读海涅的诗而学德语，断断续续（运动一紧就停）学了三四年，现在翻字典大致可以看懂海涅的诗，还准备译他一个短诗集呢。最近又在读维尔特的诗，已读完三分之二。全部读完后准备译四五十首，编一本薄薄的选集。但北京买不到~~席勒~~~~席勒~~的诗集。听方敬说，你在上海仍常去西文旧书店，如遇到~~席勒~~~~席勒~~的诗集，请代我买一部寄我。~~席勒~~~~席勒~~的全集，东德出版，五卷本，第一卷全是诗。五卷都有，全买，如只有第一卷诗集，也可以给我买。另一种本两卷选集，诗不多，不必给我买。我现在是借人家的一部在读，读别人的书很不方便，一是不能借得太长久，二是又不能在书上作记号。此事麻烦你留意一下。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八卷

沙汀在“四人帮”倒台后才解放。他可能要到北京来玩，我劝他秋凉后来。你有机会到北京来吗？很希望不久还能见到你。

你好！

其摇芳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

致摇沙摇汀

子青：

在报上曾见到你参加成都文管会召集的座谈会的消息，但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就没有给你写信。你这次和翔鹤的来信上也没有写通信处，我只有按你信封上的地址寄去，不知能收到否？

我现在这个学校教国文。差不多天天改卷子。晚上有时精力还好，就写一点已经开了头的一个反映老解放区农村工作问题的长篇小说。我从重庆撤退后，曾下乡参加了十个月的土改，觉得有许多印象和问题应该写出来。但真正动手来写，却又感到生活不够，而且时断时续，情绪不连贯，大概是不会写得怎样好的。

你的信周扬同志已看过了。他说，你的小说可以寄他，是能够出版的。他现在住在“北京东四头条文化部”里面。茅盾先生，翰笙，乃超等都在那里。你小孩上学的问题目前不可能解决。现在这里的公费学校规定，要是供给制干部的子女并且原来是由公家供给他们的生活费的才收。这意思是因为现在公家很困难，不能另外增加负担。将来四川是不是也会办一些公费学校？你在四川留意，也或者有可能解决的机会的。

我是赞成你以后继续搞创作的。但我希望你能够参加实际工作，

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第八卷

接触一些新的人物，新的生活，这样来把你创作的内容扩大，以至将来以写新的人物、新的生活为主。目前成都或重庆如有这种工作，我觉得你不妨参加，同时在工作中把这些年来党的文件、政策等研究一下。将来农村革命秩序建立以后，你最好还能下去做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工作。我做了十个月的农村工作，觉得兴趣极高。可惜后来因组织上要调回，不可能再做下去。你这些年都在农村，但我想你再到今后尖锐的斗争和激烈的变化中的农村去工作一些时候，是会和过去生活中所获得的创作内容很不同的。

老卞已回国，在北大教书。组绂、广田在清华。

你好！

其摇芳

一九五一年三月六日。

摇摇你后来写的《还乡记》我还没有读。我已写信要巴金寄我一本。这里出有《人民文学》，不知见到没有？你有新稿，极盼你寄来，交“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人民文学社艾青”收即可。成都方面别的朋友有好稿，亦请代拉。

又及

书摇信

子青：

你第二封信也收到。第一封信读后曾回你一信，想也收到吧？

你说读日丹诺夫报告等很得益处，我十分为你高兴。以你的修养和写作经验，如能按照毛主席新方向去参加革命的新生活，经过一些时候之后，一定可以写出一些更好的作品出来的。我们学校在校外，周、徐两位都很难见到。所以我把你的信转周扬同志，请他替你办一下。他是比较容易见到他们的。你在那边工作自然只能按照情形所能允许的办。如我上封信所说的，在忙工作之外，我很希望你能挤时间把这些年来毛主席的著作，党的文件政策好好学习一下。这对于你将来参加实际工作和写东西都是十分必要的。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连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后仍常常是很快就花光。不过住在校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并不感到不方便。

给组绷兄的信已转去。我们学校离他们学校倒只有二三里路，但彼此都忙，也不常见面。再谈。你好！

问候翔鹤兄。

其摇芳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子青：

四月十三日信收到。

我那封信走了一个多月，大概因从汉口到四川那一段水路交通不便之故。听说船少。但你这封平信却快得多，不知何故。周扬同志写信告诉我，他已要徐冰同志把你的关系转去。想来那边已通知你了吧？

你们那边的情形我一点不了解，所以你信上所说的某些感觉我无法发表意见。按照一般情形而论，我们有些干部在工作上有缺点那是难免的。许多同志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激烈的斗争中，很少有可能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因此他们往往理论水平不高。从你自己那方面来说，你长期一个人留在蒋区的乡间，也可能对有些情况难免隔膜。但是，不管怎样，的确首先要关系弄得好。因为只有关系较好，才有可能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并再进而互相批评，互相帮助。

我们学校在离城二十多里的乡下。茅盾先生、周扬同志我都少见面。所以你寄茅盾先生三篇小说，我还不知道。《还乡记》我倒写信给蒂甘兄要了一本来看了。在你三部长篇中，我也觉得是这一部最好。首先我感到你组织得很紧凑，能够引人入胜，不像《淘金记》前一部分有些沉闷。主题也更积极，更明确。主角冯大生这个人物是写得好的。我前次给周扬同志写信时，也说到你这部小说。但不知他看了没有？他现在仍很忙，似乎读作品的时间很少。但真要从